



小夏伯陽

著 亞 卡 斯 福 萊 基 茅 · 蘇
譯 翻 人 金

中 原 年 季 印 行

目錄

- 1
- 一 米恰……………二
 - 二 某晚……………二
 - 三 父親在哪兒？……………三
 - 四 夏伯陽同志在哪兒？……………五
 - 五 山澗內……………六
 - 六 剩下一個人了……………七
 - 七 穿氈外套的人……………九
 - 八 真是夏伯陽嗎？……………一
 - 九 米恰充任伙伕了……………二
 - 一〇 米恰和阿列克塞的認識……………三
 - 一一 米恰的拜訪……………六
 - 一二 米恰的幻想……………七
 - 一三 夏伯陽還在遠處呢……………九

- 一四 馬車上的機關槍.....二〇
- 一五 車夫阿悅里加.....二一
- 一六 逃出來啦.....二四
- 一七 夏伯陽來了！.....二五
- 一八 司令部中的會議.....二七
- 一九 一匹馬——柴契克.....二八
- 二〇 戰爭以前.....三〇
- 二一 戰鬥開始了.....三一
- 二二 衝鋒以前.....三三
- 二三 散兵線.....三四
- 二四 柴契克的死.....三六
- 二五 跟我向前衝！.....三七
- 二六 走，夏伯陽同志找你！.....三九
- 二七 糟啦，糟啦！.....四一
- 二八 小夏伯陽.....四三
- 二九 米恰得到一匹戰馬.....四四
- 三〇 米恰辭別菲道西叔叔.....四六

三一	向烏拉爾戰綫出發.....	四九
三二	中隊長陶梅林.....	五〇
三三	不行，決不屈服！.....	五二
三四	阿列克塞不同意.....	五三
三五	不許進去！.....	五四
三六	夏伯陽的手諭.....	五五
三七	行軍.....	五八
三八	哪兒來的焦臭味？.....	五九
三九	夏伯陽要說話了！.....	六一
四〇	列寧同志萬歲！.....	六二
四一	小夏伯陽，回去吧！.....	六三
四二	衝過烟和火.....	六四
四三	夜間的休息.....	六六
四四	哥薩克！.....	六七
四五	衝鋒.....	六九
四六	小夏伯陽在哪兒？.....	七〇
四七	莫斯科·軍政府·急報.....	七三

四八

醫院中……

七四

四九

現在你是一個真的戰士了！……

七五

五〇

悲痛的消息……

七七

五一

古里耶夫的佔領……

七九

五二

銀腰刀……

八〇

「不也。有人說中環。」
「這……」
回來，第一 米恰

米恰住在一個叫做巴拉科夫的小城市裏。這是一個安靜的座落在伏爾加河岸的城市；被綠樹和綠草蔭蔽着。修着寬廣的安靜的街道，河岸上有很多裝滿了糧食的堆棧。冬天，冷風從沙漠上吹來，把小房子的窗子上堆上很深的雪，又嗚叫着穿過巴拉科夫的街道，一直就鑽到冰凍的伏爾加河上去了。

夏天可以聞到噴香的薄荷味，可以聽到夏蟲的快活的叫聲，眼睛看到的地方，都是一片灰白色的燕麥的海。

米恰不記得自己的母親了，她早已死掉。他和父親兩個人，住在城邊邊上的一所小木房內，這木房正座落在沙漠和河流中間。

國內戰爭（註一）爆發的時候，米恰還不到十一歲。沿伏爾加河的村莊和部落（註二）裏面，也和全蘇維埃共和國的各處一樣，組織起赤衛軍的隊伍。

所以在巴拉科夫也組成了赤衛軍。

米恰的父親——搬運夫菲道爾·郭列洛夫——是最初參加這個隊伍的人們之中的一個。

(註一)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革命後，曾為訓練國內的白色叛軍起見，進行了幾年的戰爭。

(註二)那塔是哥羅克們聚族而居的地方。

四、西、二、三、某晚

一天晚上，父親預備從家裏出發了。

他穿上一件棉上衣，在腰中繫了一隻像瓶子一樣的炸彈，又拿起槍來。

「你上哪兒去？」米恰問。

父親走到米恰面前，用手在他的頭髮上撫摸着說：

「現在我們正在等候白軍來拜訪。我們現在想用全部隊伍去歡迎他們。已經有人去通知夏伯陽同志了，要他趕快派救兵來……」

米恰曾經聽過一點關於夏伯陽的事。他是巴拉科夫的本地人，他從德國的戰場上

回來，便在普格喬夫集合起了隊伍。

「夏伯陽的隊伍很大嗎？」米恰問。

「不少。有八個中隊。(註)很好的隊伍！誰也抵抗不了夏伯陽！米恰！你睡吧，

我馬上就回來。」

父親戴上制帽，向門口走去。

「爸爸」米恰又喚住他。「他的馬什麼模樣？」

「誰的呀？好孩子！」

「就是夏伯陽同志的啊！……」

「好馬！……很好的馬！」

「你說說，是什麼毛色的呢？紅的嗎？」

「據說是紅的……我自己沒有見到過！」

「既然據說是紅的，那末自然是紅的啦！米恰高興了。因為像夏伯陽同志那樣勇敢的隊長，一定要騎這樣的馬的。紅色的，鉤鼻子和瘦長身材的馬！一匹真正的頓河走馬。」

米恰還想問問父親夏伯陽同志自己什麼樣子，但是來不及了！父親已經從屋中走出來了。他身後的門已經碰上了。

深夜間，小孩子睡得很安靜。他做着快活的夢，夢見夏伯陽同志騎在紅色的馬上。

（註）一個中隊約等於中國的一營。

三 父親在哪兒？

米恰被凍醒了。窗子上可以看到春天的黎明微光。門兒開着，被風刮得「匡浪匡浪」亂響。

米恰害怕地聽了一聽。父親還沒有回來，屋子裏很安靜。

忽然在很近的地方，也許簡直是在院子裏，不知是什麼東西大響了一聲，整個房子都被這響聲震動搖晃了。窗子上的玻璃像訴苦一般咯吱咯吱響，門也猛力地關上了。

米恰從床上跳了起來，蹲到窗子下面的地板上去。

街上有來復槍的噼啞聲。吹過來也不知道是些什麼人的呼叫聲。……

米恰小心地緊貼在牆上，向窗外張望。在朦朧的黎明中，有許多不清楚的人形一閃一閃地跑過。有兩個的，有三個的，他們一面在路上放着槍，一面向普格喬夫大道跑去。

又是兩個像雷一樣的大砲彈，一個跟一個爆炸了。米恰伏在地板上，用手拊起臉來……

當一切都安靜下來時，他又向窗外張望，街上已經空虛了，天也大亮了。對面的一所房子，失掉了半個屋頂，馬路上，有一個袖子上纏着紅繃的人，伸開手臂，一動不動地躺着。

「爲什麼父親還不回來？他在哪兒？」小孩子害怕地想，急急忙忙把腳伸進靴子裏，跑到街上去了。

四 夏伯陽同志在哪兒？

米恰從屋裏跳出來，立刻看見自己的鄰居，老加皮端內支正靠在門旁。老頭子站在那裏，靠着木欄架。眼淚順着他的腮巴流。風吹亂了他的灰色鬍子。

「老爺爺！」米恰喊，捉住老頭子的手。「老爺爺，你哭什麼？」

「哥薩克把城市佔領了，……把我們的人都……全隊伍都被砍死了！……我的兒子瓦紐希加也被……」

「那末我的爸爸呢？那末夏伯陽同志呢？」米恰喊着，也不等候回答，就從原處跑開，向吹過槍聲來的那方面奔去了。

他奔到街的盡頭。再向前去是花園和菜園。他繞過籬笆，看見自己前面是一片空曠的和黑色的大沙漠……但是槍聲吹送過來的，好像是從城市的另一端。

米恰沿沙漠迎着槍聲跑去。他的喉嚨都乾了，腿已經走酸了，沾滿了灰色的泥土，冷風向臉上刮個不停。他滑倒了，但是並不停止，總是向前跑。

五 山澗內

忽然從旁邊的一個山澗裏傳出來一陣輕微的馬嘶聲，他是常常和孩子們在這兒玩的。

山澗裏有馬？打哪兒來的？

米恰馬上停住腳了。不會是馬，他相信聽錯了！

馬的聲音又響了。聲音發得很弱，但是很頑強，彷彿是在求救。米恰毫不考慮便轉到一旁去，沿着狹窄的剛能認出的小路，跑了過去。

和敵人進行最後一次和最猛烈的一次肉搏，是在這兒發生的。被哥薩克軍隊逼得緊緊的赤衛軍，退到山澗裏來了。

被哥薩克的腰刀砍死的，被馬蹄踏死的赤衛軍們，都躺在山澗裏的最近一次的春雪上。他們之中的一個人的身旁站着一匹馬。牠抬着頭，彷彿在保護着自己的已死的主人，還用輕微的聲音呼救。

米恰迅速地跑下去，立刻發見了自己的父親。父親大大地伸開雙臂，躺在那兒。米恰俯向他去，抓住他的袖子拖起來，顫抖着，小聲說：

「爸爸！……起來呀！親愛的爸爸！」

但是父親動也不動。他不起來，不向米恰笑一笑，也不捲尖自己的長鬍子了。他不用被烟薰黃的堅硬的手指來撫摸米恰的後腦海了。他簡直一動不動地躺着。他的太陽穴上有一塊深傷在發黑，但是眼睛可睜得大大的，冷冷的……

六 剩下一個人了

米恰跌跌撞撞地沿街流蕩着，眼前什麼都看不到，也什麼都注意不到。他不知道在沙漠上走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在山澗裏經過多少時候。太陽高高地懸在空中，陽光映照着許多很深的爲春天的和暖所融成的水窪。

忽然一個快活的呼叫聲從他的背後傳來：

「米恰！等一會兒！」

這是他的頂親近的朋友格林加追上他了。

但是米恰也不停，也不等。他總是邁着那種疲倦的脚步向前趕路，頭都不回。

「等一等啊，米恰！」格林加追上他。「我對你講一句話……看見夏伯陽了嗎？沒有？哎呀！噁巴！這大清早你在那兒亂撞呀？他帶着隊伍來啦。把所有的白軍都殺

掉……一會兒的功夫，就把城市肅清了……白軍在這兒連一個鐘頭都沒有守得住……

「他們把我的父親殺死啦！」米格輕輕地說，用乾澀的眼睛望着朋友。格林加立刻不再講，沉默了。

米格仍舊向前走。他想起了父親第一次背上攜着赤衛軍的槍，回到家裏講的話：「如果我被他們殺死，好孩子，你就到革命委員會去。你找到褚爾金同志。他不論什麼時候也不會剩下你的……」

城裏已經又是自己的紅軍了。大概又有了革命委員會，那末應當趕快到革命委員會去，好找到褚爾金同志。

「你上哪兒去？小伙子！」他走到一所台階上掛着紅旗和一張紅布招貼的房子，招貼上用白字寫着：「一切政權都屬於蘇維埃！」他走進屋子去時，一個哨兵攔住他了。

「叔叔！放我進去！」米格努力在哨兵手底下想要鑽進屋子去，請求着：「我必需要進去。」

「這兒沒有你的事！——回去吧！」

哨兵很嚴厲地捉住米格的肩膀，把他推出門去。

「叔叔！我是找褚爾金同志的……」米格靠在門上說。「我必需進去……」

「褚爾金同志不在啦！」

「他上哪兒去啦？叔叔！」米格聲音低下去說，他的心涼了。

「昨天……被殺了！」哨兵安靜地回答。「你是什麼人？」

但是米恰什麼話也沒有回答。他一句話也不響地從台階上走下來，坐在房子附近的一段木頭上，用手蒙起臉來，哭起來了。他剩下一個人了，只剩一個人了。——全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了。

七 穿氈外套的人

「你哭什麼？還是少年人哩！」米恰聽見一個人的嘲笑聲音，看見自己面前有一個中等身材的人，「拍拍哈」（註）帽子扣在後腦海上，肩上很隨便地披着一件長毛氈外套。腰中掛着一把用各種銀物裝飾着的腰刀。皮帶斜掛在肩上，一把手槍。亮藍色的透明的眼睛注意地望着。

小孩子迅速地用袖子擦擦眼睛和鼻子，爲了不叫人看出他曾哭過。他簡直不願和一切人講話。但是穿氈外套的人却等候他回答。米恰不願意地說：

「父親被殺死了！……」

「誰殺死的？」穿氈外套的人迅速的問。

「很明顯，不是紅軍。他自己是紅軍啊。」

「母親在哪兒呢？」

「我母親早就死了！我現在，只剩一個人了。」

眼淚無論如何也忍不住了，又沿腮巴流下來。

「等一等！你不要哭！現在我們想個辦法。把你送到薩拉托夫去，好不好？」

「上薩拉托夫？」米恰奇怪了。

「因為那兒有孤兒院——收容孤兒——他們可以收留你！」

「不！」米恰簡短地截斷說。「我不上薩拉托夫去。」

「你不去？」穿氈外套的人對回答很奇怪。「你想上哪兒去呢？」

「我？」

米恰略微想了一下，忽然堅定地毅然地說：

「我想到夏伯陽同志的隊伍裏去。——既然我的父親被殺死了，那末我就代他去打

仗。」

「你這個小傢伙！」

穿氈外套的人現在簡直是很特別地望着米恰了。

「不小了！沒有關係，我可以弄得好！看來我的身量很小，但是很敏捷。」

「噯，好！」穿氈外套的人略微想了想以後說：「好，就依你吧！我們要為蘇維埃

國家共同戰爭！彼蒂加！」他向站在不遠處的一個矮小的，黑臉的，正在微笑着聽他們

談話的小伙子喊了一聲。「你把小孩子領到輻重隊去。給他換換衣服，吃點東西，把他留在我們隊伍中吧！如果有人說話，你就說夏伯陽有命令！」

（註）像圖上夏伯陽所戴的那種皮帽子，就叫「拍拍哈。」

八 真是夏伯陽嗎？

「這個，大概你就是——夏伯陽同志吧？」米恰低聲說，用張大的眼睛驚奇地望着夏伯陽。

「怎麼呢？」夏伯陽微笑了。

「不像。」米恰熱情地說。

夏伯陽越發笑得快活了。

「爲什麼我不像？」

「我想夏伯陽的鬍子是黑的，馬是紅的，身材也還高……」

「我的馬的確是紅的，至於鬍子，你看還沒成功呢！——你什麼也不懂！哪，再會！你叫什麼？」

「叫米恰！」

「再會，米恰！很快就會再見面的。」

他很快地走到革命委員會的門後去了，甚至使米恰沒來得及回答他什麼。太陽照耀得多末亮啊！台階旁邊大水窪中的水，翻動得多末好看啊，像黃色的小鴨

子在裏面游泳！

「喂，小伙子，走啊，不要想啦！」夏伯陽同志的傳令兵頭目彼恰·伊撒耶夫說。

「走吧，我要把你送到隊伍中去啦！」

「好叔叔！」米恰對於發生的事情也信也不信地說：「好叔叔，他真是夏伯陽

嗎？」

彼恰笑着回答：

「真是怪事！難道他的樣子看不出來嗎？」

九 米恰充任伙伕了

米恰最初是在輜重隊的軍用廚房中，幫助碼磚的非道西燒飯。

菲道西從前本來有兩隻手臂，後來在和哥薩克作戰時，被炸彈碎片把一隻臂肘的上部弄傷了，於是便把這隻手鋸掉了。雖然醫生們說菲道西再也不能在軍隊裏工作了，但

是老頭子並沒有離開隊伍，却留下担任燒飯了。

——一隻手做事總是很困難的。米恰凡是會做的事，都幫非道西做。——洗刷馬鈴薯，點點鍋子下面的火，挑水，淘米。

「只有煮飯的事，非道西一次也不叫他做。」

「爲什麼，爲什麼，就是爲這個，親愛的米恰，必需要熟練！」他一面說，一面用一隻手困難地攪着稀的粥，「要緊的，這樣才能有味！」

米恰在軍隊中對許多事都習慣了。在戰爭的時候，軍用廚房常離戰場簡直很近。時常有流彈從他們頭上飛過，爆炸後，把塵土迸濺到空中，火熱的彈片四散開去。

有時候，他們從早到晚站在掩蔽部內等着。有時候在雨中淋着和在不能忍耐的太陽下面晒着。有時候在槍彈的哨叫中和軍隊一同退却。那時，非道西時常是一直坐在鍋子上，而米恰却騎在馬上。他們趕着那匹因爲不習慣而發昏了的馬，努力想不落在隊伍的後面。

十 米恰和阿列克塞的認識

夏伯陽的軍隊正駐紮在普格喬夫的沙漠上，一下子就和三方面的敵人的軍隊打起仗

來了。

一方面是捷克人的軍隊在進攻。

另一方面是白色哥薩克的中隊們。

第三方面是軍官組成的聯隊（註）們。

敵人的軍隊從三方面攻來，努力想把全部伏爾加河沿岸封鎖。

針對這個封鎖環越來越緊了。

平土夏伯陽不管多麼困難，把自己全部軍隊都集中到波德希巴洛甫克村附近，準備在第二

次戰鬥中予捷克人以重大的打擊。這種情形，如用軍用術語來講，就叫做從敵人手中

奪得主動地位。

米恰和阿列克塞認識的那一天，夏伯陽的隊伍已經在波德希巴洛甫克村兩天了。

當裝稀粥的鍋已經空了時，菲道西便拿起口袋去取第二天的糧食。米恰留在那裏清

理一切未完的廚務。菲道西要他洗鍋子，要他每天洗，因為這是米恰的責任。

但是菲道西還有影子時，忽然有一個騎馬的人一直向米恰衝來了。他把馬停在裝鍋

子的車子附近。喊道：「喂，小伙子，盛點粥來！」從捲毛的頭上把帽子摘了下來。

米恰很明白鍋子裏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已經老早老早都吃光了，但是他裝着向裏面

望望，用一隻長柄的湯杓在鍋邊上刮刮。

「空啦！都吃光啦！」他很遺憾地說，他很喜歡這個捲髮的騎士，「你早來一點就

好啦！」

去出「早可不成。噫，不要緊！……不論到哪兒去弄點東西吃。」

「等一等，我這兒有一點奶油……還能找到一點麵包……」

騎士很滿意地笑了。他跨下馬鞍，跳到地上來了。

「這很好！」他說着，忽然把一隻堅實的大手伸給米恰。「我們會熟識的，我叫阿

列克塞·諾維珂夫！你可以簡單點叫我達希加——你是不是叫米恰呢？」

米恰驚奇了！

「你從哪兒曉得的？」

「你說不是嗎！你不叫米恰嗎？」

「對的，就叫米恰！」

「你瞧！這是因為我有這樣的身量才猜出來的！我生得這末長，四周的一切都看得

清……」

米恰笑了。他越加歡喜這伙決定的騎士阿列克塞了。

他有趣地望着，新朋友貪婪地和滿意地連麵包硬殼都吞下去，嚼完了，小心地從自

己身上把麵包屑抖掉，擦擦嘴唇。

「聽啊，米恰，你到我們馬隊中去串串門子，我們就駐紮在那一邊，你來嗎？」

「去了！」

「喂，好！再會！謝謝你請客。」

阿列克塞用力把馬夾了一下子，馬立刻跳了起來，一瞬間就消失到板棚後面去了。

十一 米恰的拜訪

米恰非常歡喜這個新朋友，他毫不耽擱，第二天就出發到馬隊中去訪問他。

要去的村莊離得很遠，米恰轉到一條旁弄堂中，斜走過去，經過幾座菜園。

清淨的沙漠風立刻就聞到了，明明的秋天的太陽在頭頂上照着，白雲片像帆船一樣，在天空慢慢地跑。

與它最前綫駐紮的地方很遠，是散佈在模模糊糊能望到的紫色灌木叢後面。再遠處，天空和沙漠交融到一起的地方，有兩個另外的眼睛看不見的村莊——奧爾洛甫加和列文加。敵人的主力就在那裏。

米恰很快地走着，輕輕地吹着口哨。他簡直就沒有注意到，自己是怎麼通過草地，走出了糾纏在山下的村莊的另一頭。

他走出村莊，一直就向一所修着藍色雕柱，屋頂裝着一隻鐵公鷄的高房子走去。台

塔上掛着一面紅旗，迎風飄揚，台塔的兩旁安放著機關鎗。

阿列克塞正好就坐在這所房子對面的一段土牆上，正在用一塊塗滿油的破布擦抹自己的腰刀。

第十二 米恰的幻想

「好啊，米恰！來啦嗎？」阿列克塞迎住米恰。「你看，我把刀磨快了一點，現在我再擦擦……已經接到命令，要我去擔任偵察工作……好嗎？」他很滿意地問，把腰刀在米恰面前擡來擡去，非常歡喜這鋼鐵的潔光。

米恰點了一下頭。

「你來試試，看有多末快，和剃刀一樣！」

米恰小心地和恭敬地撫摸了一下那磨得很鋒利的刀刃，忽然問：

「這希加，那所房子是作什麼的？」

「什麼作什麼？司令部啊！——事情很明白！」

「哦……夏伯陽同志就在哪兒嗎？」

「當然啦！他能跑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坐在那兒考慮打仗的事。」

得到。

「這樣很好！」夏伯陽笑着回答。「叫它們響吧，叫他們知道是夏伯陽在走路。」

吧……」

十四 馬車上的機關槍

他們總是四個人一道坐在馬車上走：夏伯陽同志，傳令兵彼恰，車夫阿悅里加和機關槍「馬克西姆」。

車夫阿悅里加坐在車前面的車夫台上。他生着一張被風吹過的通紅的臉，一隻像洋葱一樣的鼻子，脖頸上，即使在頂熱的天氣，總圍着一條毛圍巾，怕吹着。阿悅里加夜裏睡覺也圍着這條圍巾。

彼恰坐在前面的側座上。他恰好正坐在機關槍的對面，隨時他都可以開起它來。彼恰的腳底下，就放着一隻裝有機關槍彈的箱子。

機關槍「馬克西姆」就放在前面正座上。它很神氣地蹲在那裏，把自己的鋼口驕傲地翹向上去，從它整個的形狀上看來，很明白地表示出：「是自己的人——沒有關係；如果是陌生人，那可不容氣！」

夏伯陽同志和機關槍並排坐着，一旦要打退敵人的時候，他也就移坐到彼恰的側座上。

剛剛走出村莊，阿悅里加便抽打自己的三四馬，喊道：「噯海噠，小鷹們！」——馬車就像沙漠中的風一樣，衝向前去了。牠們就這樣緊緊地拖着韃繩，飛馳了五俄里路。

當望見克洛皮哈村的時候，道路分成了兩條：向左要鑽上山坡，然後一直衝進村莊；向右要繞過小山坡，然後消逝到灌木叢後去。

「夏伯陽同志！」阿悅里加用被塵土弄啞的喉嚨說，一面緊勒住馬，一面把頭轉向夏伯陽，「我們順哪條路走？順那一條，還是順這一條？」

「順哪一條路近點？」夏伯陽問。

「穿過克洛皮哈是直路啊！」阿悅里加回答。

「就這末走吧！」

阿悅里加抖一下韃繩，喊道：「噯海噠，小鷹們！」——馬們向左轉去，奔向克洛皮哈村去了。

十五 車夫阿悅里加

夏伯陽歡喜和車夫阿悅里加同車，並不是沒有原因。他不論和什麼人同車，不論在驛路上和直路上走，都沒有像和阿悅里加一樣過。阿悅里加的馬像沙漠上的風一樣飛馳，灰色的路塵在牠們後面像旋風一樣升揚起來，輕馬彷彿在海浪上播蕩。

「噯嚇，媽的，鬼東西！」夏伯陽滿意地咕嚕。他很歡喜馬車快跑。

阿悅里加到村莊附近時，把馬放成小快步了。不慌不忙地向村中走去。

「夏伯陽同志！現在可以說差不多已經算是到家了！」彼恰說。「我們繞過牧場去，路就只剩一半了。」

寬廣的街道上全無人跡。馬車輕輕地順奔馳的塵土滾動，彈簧抖動着，車子搖擺個不停。

忽然，也不知是從哪兒跑出來一個女人，一直地迅疾地跑近了馬車。她披着一條暗色的頭巾，臉色又驚慌，又蒼白。她喘着氣跑過幾步，差不多和馬車走平了，用右手抓住馬車沿，很快地小聲說：

「親人們，你們到哪兒去呀？捷克人在那邊呀！」她和出現時一樣，又忽然消逝了，落在後面去了。

她的話還沒來得及說完，三個人——夏伯陽，彼恰，阿悅里加——齊看到了幾個身上背着槍，從弄堂中走出來的捷克兵。

「阿悅里加，回去！」夏伯陽喊。……

十六 逃出來啦！

瘋狂的馬匹們毫不回頭地跑了好幾分鐘，馬車總有翻掉的危險。車上的彈簧如果在這時候斷掉，或者發生些某種意外的事，那末他們三個人，——夏伯陽，彼恰，阿悅里加——全部都不會再逃出捷克人的拷問室了。

槍聲和喊聲沉默下去的時候，已經離村莊很遠，四周展開了筆直的和平坦的道路的荒野。阿悅里加把馬停住。牠們混身像洗過澡一般，濡溼的兩脅困難地呼吸着，瞪着那充滿血的眼。

阿悅里加摘下制帽，用袖子擦抹着汗濕的額，開始解開圍巾，像這樣的熱，他還從來沒有感到過……

「怎樣？夏伯陽同志！不要緊嗎？」他用那像魚從水中突出的張着的大口喘息着說。

夏伯陽摘掉「拍拍哈帽」。把它的各方面都看到。找到了幾個新的洞，用手指向它們中間試了試，又戴上去了。

「不要緊！」他回答。他的聲音很激怒。他從新和「馬克西姆」並排坐下，加上一

句，「如果被流彈送到那個世界上去，可真糟透了。我明白，是打仗！——噫，趕吧！」

十七 夏伯陽來了！

夏伯陽回到波德希巴洛甫克時，正好是米恰不斷向那被夕陽映照着的司令部的小窗子望着的時候。還離得很遠時，戰士們已經聽到夏伯陽的三套馬車的快活的鈴聲了。它們的輕鬆的和溫柔的響聲，彷彿雲雀的鳴叫，每秒鐘顯着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楚地傳了過來。

米恰立刻聽出了熟識的鈴聲。

「你聽見嗎？」他傾聽着向近處走來的鈴聲，悄悄說。「那是夏伯陽同志……」

「來啦！」阿列克塞同意了他的意見，但是頭並不抬起離開腰刀。

「可是你說他坐在自己的屋裏考慮打仗……」

他有點生阿列克塞的氣：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說空話？

「大概他考慮完了。」阿列克塞確信地說，又笑着加上一句：「去調查啦！」

「調查什麼？」

米恰的眼睛大張着，閃着光：

「什麼什麼？」阿列克塞假裝生氣說。「夏伯陽能調查什麼呢？很明白的事：

是敵人的軍隊的地位和佈置……頂好你還是聽聽……多末好的音樂呀！曼多琳！」

阿列克塞把腰刀在頭上轉了一下，它發出輕微的哨叫聲，切過空氣。米恰嘆了一口氣，很羨慕的聲音說：

「如果給我一把這樣的東西多好！」

「給你？做什麼？」

「打仗啊！」

阿列克塞笑了。

「那末誰來燒飯呢？」

米恰深深地感到侮辱。

「怎麼的，我就只能燒飯嗎？」他因為生氣抖着聲音說。「叫別的人去燒飯吧！我

要去打仗！就這麼一回事！」

非常熱情的和氣憤的米恰回到自己住處，堅決的決定：和菲道西叔叔及燒飯的工人

分手。「叫他自己燒飯吧，我可要去打仗啦！」

十八 司令部中的會議

米恰正躺在小板棚內的羊草上，想他怎樣可以變成一個真正的戰鬥的夏伯陽的隊員時，夏伯陽的司令部內正在開軍事會議。各聯隊和各大隊的隊長和委員們都召集來了。夏伯陽報告着眼前將到的戰鬥計劃。

「我們的任務，是在敵人還沒有得到救兵以前，和他們還沒來得及把薩拉托夫到普格喬夫的鐵路綫佔領時，把敵人從奧爾洛甫加和列文加趕出去。」

灰色的烟霧，像藍色的雲片一樣，在桌上浮動。燈光一閃一閃地照亮了注意地跟蹤着桌旁的夏伯陽的軍官們的紅色的蒸熱的臉。

「第四聯隊夜間撤退下來，暗中從西北方面一直圍到奧爾洛甫加去。第三聯隊從東南繞過奧爾洛甫加；——拉普的隊伍和普格喬夫人從東北方面圍上去；——我們就這樣把拳頭捏起來，叫他哪兒一步也跑不出！明白嗎？」

由於人們的呼吸，由於燈光的閃動，由於室內生起火爐的炙熱，構成了說不出的氣悶。夏伯陽用袖子擦擦汗濕的額部，繼續說：

「第四聯隊的砲兵先開火。我們只要一聽砲，事情就算開始啦！只要一下子，一定

要一下子！明白嗎？」

許多聲音亂嘈嘈地回答：

「怎麼會不明白！」

「當然明白！」

「一切都很清楚！我們會弄好的。」

「好好！孩子們！」夏伯陽很滿意的聲音說。「頂要緊，要確信你能勝利。如果你

確信能勝利，又明白你是爲什麼戰鬥，那末你一定會勝利的！」

十九 一匹馬——柴契克

深夜會議才開完。隊長們一個跟一個地走了，都去發佈戰鬥以前的最後命令了。

屋中一個人也不剩了，夏伯陽也走了出來。

他把門開到後東西遮着的小台階上，走近欄杆，向天空望望。

一眼看不透的夜。尖利的風夾着雨點吹到臉上來。破裂的黑雲片在天空愚蠢地浮

動。村莊好像很空虛，又像死去一樣，還沒有發出開拔的命令。僅僅從許多窗子中有光

亮透出來，映在水窪中，彷彿一片片濃厚塗抹的蛋黃。

夏伯陽用手在袋內掏了掏，掏出來兩塊已經弄髒了的砂糖。把它們放在手指中間揉了一陣，又塞進口袋去，從小台塔上下來，踏著水窪，繞過了房子。

還沒走到馬棚處，他已經聽見馬們吃燕麥的擦擦聲，四隻足替換著踏動，馬蹄踏在木質地板上的聲音。

夏伯陽小心地開了門。一陣人身上的熱氣和一陣新鮮的羊草氣味直向他噴來。

「什麼人來啦？」當值的兵士厲聲地喊住他。

「自己人，自己人，不要叫喊！」

「夏伯陽同志嗎？是你嗎？」當值兵走近來，附在夏伯陽的臉上去。

「自然是我啊！」夏伯陽回答著，走近了頂邊上的槽頭，他的馬就拴在那裏。

是一匹頓河產的金紅色的小馬，叫做柴契克。

馬一嗅到主人的氣味，便輕輕地愉快地嘶叫起來。「您好，主人！為什麼這末久不見啦？我真寂寞啊！」似乎在馬的滿足的聲音中，可以聽出這種意思。

夏伯陽在暗中撫摸著牠的輕柔的，像緞子一樣的馬鬃，輕輕地拍拍馬耳的後面，把藏著的糖塊塞到牠口中去。馬很有味地咯吱咯吱嚼起來，熱氣噴到他的臉上，溼濕的鼻孔幾乎要緊挨上去了。

夏伯陽的馬是很出色的！牠也不知救過他多少次性命了！也不知逃開過多少次已經快追上的敵人啦！也不知有多少次驕傲地揚著紅色的頭，忍受過戰爭的蒸熱……

拍拍柴契克的肩膀，撫愛地用手摸摸平滑的肋部。

「明早會，小馬！」他向馬道別過，斜着身從馬槽處鑽了出來。

二十戰爭以前

白晝是愛戀和昏暗的。雨已經停了，但是風仍舊哨叫，直吹透骨肉。

夏伯陽的司令部和傳令兵都配置在一塊不大的高地上。他堅實地騎在馬上，毛絨的外套，像寬大的雨衣一樣，披在身上，遮住了雨和風。

一切準備妥當了。等候着信號——第一聲砲響。聯隊們在暗中悄悄開近到緊離奧爾洛甫加不遠處，現在村中的黃色火光顯着離得很近，幾乎是緊挨着。看來，主婦們已經開始在生火，因為燃燒起的馬糞的苦辛的烟氣的味道已經傳播出來。

很安靜。戰士們排成散兵綫以倒下去，緊緊地貼伏在潮濕的地面上，用一堆不很大的土堆遮住自己。四周聽不到話聲，聽不到笑聲，也聽不到鬧聲。甚至連吸煙都禁止。只有村莊內雄鷄的唱明聲微微傳送過來。

微寒通過每個人的脊背。這種冷意在戰爭以前總會感到的，即使在頂熱的天氣，即

使是頂有經驗的戰士。

夏伯陽把望遠鏡放到眼睛上，緩緩地展望了全部田野一下，轉面向一個正在依照地圖配置隊伍的隊長。

「都配好部位了嗎？」他問。

「一切都就緒了，夏伯陽同志！」

忽然從旁邊的某處，似乎是回答夏伯陽的問題，打破了沉寂，第一聲砲轟隆隆響了。

「好！」夏伯陽哆嗦了一下說，用力挽了一下馬韁。紅色的馬高高揚起頭，振動着馬鬃，倒換着脚步踏動，向前走去。

戰鬥開始了。

戰鬥開始了

黎明前，米恰暗中從小板棚跳了出來，輕輕地離開了菲道西叔叔，跟隨着其他的戰士們，一同從村中奔了出來。他鑽進了最前綫。在黎明以前，沒有一個人曾經注意到他。他臥倒在一個不很深的，迅速挖成的小坑內，很安靜地躺着，很小，不會被人注意到的他，努力抑制着呼吸。

第一顆砲彈放出時，米恰覺得有點意外，但也不太厲害。

「開火啦！」他忽然忘形地小聲說，但是立刻聽到自己身旁發出了憤怒的聲音：

「你從哪兒來的，小鬼？立刻從這兒滾開去！」

左面臥着一個紅鬍鬚的夏伯陽隊中的戰士，穿一件灰色的步兵外套，捲毛的庫班帽

（註）上繫一條紅帶。

「我不願看見你在這兒！滾回村裏去！……」

米恰驚慌失措地望着隣人。通過整個田野跑回去嗎？簡直是恥辱！……但是槍聲已經用全付力量展開了。只有害怕了……

「好叔叔！」米恰央告着，哭出來說：「好叔叔！頂好我還是蹲在這兒……」

一批沉重的砲彈，一個跟一個地從他們頭上飛過，在他們後面的遠處爆炸了。這是敵人砲隊的回敬。

「真是我想不到的事！現在你說說……如果被殺死，那末怎麼辦？」

但是米恰已經曉得鄰居不再驅逐他了。他立刻胆大了一點，很厲害地搖搖頭，把自己還是在從前弄來的一柄腰刀放在身旁說：

「不要緊，好叔叔，我不會死，他們打不死！」

他笑着，向紅鬍鬚傢伙擠擠眼。

（註）和米恰為鄰的那個兵士所戴的皮帽子，叫做「庫班帽」。

一塊。
 砲彈不斷地在奧爾洛甫加上空爆炸。它們忽然照亮了村莊這一塊，忽然又照亮了那

有幾塊地方發生了大火。房子，板棚都着了。乾草堆像火炬一樣，明亮地燃燒着。紅色的霞光照亮了敵人的兵士們的黑暗的身形。

騎士們從各方面沿着紅色的散兵綫奔馳，命令的簡短字句播送出來：

「起來！」

「前進！」

「和前面的走齊！」

「移動方向對準奧爾洛甫加村的火光！」

現在紅色戰士們的散兵綫活潑了，講話了。再不需要保守安靜了。

夏伯陽騎在自己的紅馬柴契克身上，從散兵綫的這一端，奔到那一端。他一面跑，一面發命令，一面提問題。傳令兵們一個跟一個地向他奔來，又迅速地奔走了，把他的簡短的叮囑的命令分送出去。氈外套在他身後飛了起來，彷彿大鳥的兩翼。

但是敵人的子彈越來越放的密了，越來越凶狠了。時常有榴霰彈爆炸。機關槍在各方噠噠響，來復槍吱吱叫。這一切交織成了一片共同的不能沉默的戰爭的喧鬧。

二二二 散兵線

戰士們沿着全部左翼，停一陣跑一陣地向前進。米恰努力不使自己落到後面，和自己的紅制服隣居並排跑。也和那個人一樣，服從着簡短的命令，他倒下去，把胸部貼在地面上，迅速地用手掌和腰刀把鬆脆的土地掘起，隱藏起頭部來。

離奧爾洛甫加已經不很遠了。夏伯陽的戰士們構成一個半圓形，臥倒在村莊的附近了。

敵人的砲隊的聲響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楚了，砲彈越來越低地從他們頭上飛過。

敵人的散兵綫，像進襲的波浪一樣迅速地從奧爾洛甫加方面奔了出來。他們越來越近。眼看着，人們跑跳，發瘋一般向前奔，又俯伏在地面上，過了一刻，又跳起來，又向前跑。

米恰不住眼地望着這走近來的散兵綫。有時他覺得他們已經離得很近，簡直是在近旁了，只有早上的灰霧遮着他們的臉。

爲什麼我們的陣線不作聲？爲什麼那個臥倒在離他不遠處幾步以外的波塔博夫隊長不命令開槍？爲什麼機關槍沉默着？爲什麼我們的砲隊不發一砲？

可是敵人越來越近了……大概，再過一刻，這些迅速奔來的波浪就可以灌注上，踐踏上，消滅掉這些沉默地臥倒着的夏伯陽的勇士們了。

波塔博夫的嚴厲和沉靜的命令下來了：

『不許起來，孩子們！等他們走近——就命令開火……安靜，安靜，孩子們！』
在綠色的人形跳到的那一刻功夫，現在已經簡直很近了，忽然從兩旁的某處，從灌木叢的後面，不斷的和響亮的射擊聲散佈了出來。

『開火，孩子們！』波塔博夫隊長簡短地命令，揮了一下手。
槍聲乾燥地響了——全部一齊，全部一同響的。

『開火，孩子們！』波塔博夫又喊了一聲。

第二陣密擊越發親善和有力了。從另一方面（機關槍的根據地顯然是隱藏在小山後面。）第二陣機關槍的不斷的射擊已經掃射出來了。

敵人的散兵綫被打散了，沉默了一刻，又向前奔來，但是被彈雨打擊着，終於向後退去了。

就在這時候，夏伯陽從旁邊跑出來了。他用最快的速度沿散兵綫奔跑，腰刀在頭上揮動得嘎嘎響。

「嗚啦，（註）同志們，跟我來！」他喊了一聲，迅疾地把自己的紅馬轉過身，向敵人衝去。

米恰快活得要死。他已經沒有力量把眼睛離開這出色的騎紅馬的騎士，離開這在背後蕩起的外套了。真有的！真有的！簡直離得很近啦！簡直已經在身旁啦……簡直是在他跟前了……如果揮一下手，也許他會看見他……認出他……

（註）表示慶祝的意思，等於中國呼「萬歲。」

二四 柴契克的死

發生什麼意外嗎？一聲沉重的轟響震盪着空氣，塵柱在馬臉的前面向上騰起。用足力量飛馳的夏伯陽竟和馬一同迅速地飛向下去，彷彿跌進陷坑去了。

「夏伯陽同志！」跟在後面跑的傳令兵彼恰·伊撒耶夫大喊一聲，向夏伯陽奔來。

「夏伯陽同志！」

夏伯陽躺在地上。像被射傷的鳥的翅膀一樣，他被外套遮着。彼恰從馬上跳下來。

「夏伯陽同志！」

他的聲音變成失去最近的人那樣悲哀了。

「夏伯陽被打死啦！……打死夏伯陽啦！……」恐怖的消息傳遍了陣地上。人們已經從各方面向夏伯陽躺在外套下的地方跑來，攜着抬床的救護員，隊長，紅軍。

「夏伯陽同志！你活着嗎？」彼恰忽然高興地喊道，把夏伯陽身上的外套揭掉，把他的臉搬近自己。「哪兒受傷啦？你說……我馬上就叫醫生……」

細細的一條紅血跡沿夏伯陽的腮巴流着，眼睛卻睜得大大的。

「瞎講！什麼人也不要……馬打死啦。我沒事……幫我把腿抽出來。」

的確，柴契克已經死在原處了。僅僅在一分鐘以前，充滿力量和生命的抽還努力向前衝去。可是現在，翹着自己的火紅的鬃毛，躺在地上，蜷着前腿，彷彿雖然死掉，還想奔馳一下。牠的愛撫的金栗色的眼睛，已經不動一動地凝結了。

二五 跟我向前衝！

在第一次戰鬥之後，敵人整理了一下，又從新衝鋒了。現在是排成稠密的長形的散兵綫在衝。這已經不是浪花的進襲，這已經是用充滿不可抵擋的力量和速度的拉瓦式（註）戰法，向紅色的聯隊們衝來了。

死啦……」

米恰用手遮住眼，什麼也不看，只用哆嗦着的嘴唇囁嚅着一句話：「死啦，死啦，死啦……」

被夏伯陽的跌交弄慌了的全部戰士們，都呆定在猶疑狀態中了，也沒有注意到敵軍隊的拉瓦式戰陣越來越近……忽然夏伯陽雙足跳了起來。

「誰死啦？夏伯陽死啦嗎？」他用使一切人都能聽到的聲音喊。「敵人的子彈不會打倒夏伯陽身上的！……前進，孩子們！跟着我！鳴啦！」

米恰把手離開臉，高興得叫起來。夏伯陽臉色有些白，腮巴流着一條血，但是他活着，沒死，一點沒受到傷害！

這是大歡喜和大緊張的一瞬。戰士們像一個人一樣，都離開了原位，舉起來復槍，迅速跟着自己的隊長奔起來。

「鳴啦！啊！……跟我向前衝！向敵人衝！」夏伯陽喊着，腰刀嗖嗖地在他頭上轉動。

米恰和一切人一同跟在夏伯陽後面跑，努力想湊近他去。他把自己的把磨得很鋒利的短刀舉在頭上，用細小的歡快的聲音喊：

「鳴啦，孩子們！向資產階級衝去！……」

他高興得喘着氣，只怕別人一定要他轉回去。

但是沒有人對這個小戰士注意過。嗷嗷喊啞了的戰士們，握着槍，跟在自己的英勇

的隊長——夏伯陽後面拼命地向前跑。

槍彈像兇狠的馬鞍一樣，噹噹，吱吱。砲彈爆炸了，濃黑的烟雲衝向天去，沉重的爆炸聲震撼着空氣……

什麼東西也攔阻不住這一股迅疾奔跑的人流。壓迫上敵人兩肩的三個步兵聯隊衝進了奧爾洛甫加村，擄獲了機關槍，大炮，裝軍火的車輛，還有俘虜……

（註）拉瓦式戰法，即許多騎兵聯合起來疾衝。

二六 走，夏伯陽同志找你！

你簡直不會想像得到，昨天在這個村莊裏曾經發生過那樣可怕的戰爭。

被雨洗過的清早的太陽出來了。潮濕的綠草眩目地閃耀着。有一隻大紅雉雞跑在路的正中間，好像很神氣地和母鷄們唧噥。

女人們把桶弄得叮噹響着去取水，快活地和在井旁飲馬的紅軍們交談。

烟肉裏冒着灰色的烟。蒸發出了麥餅的氣味。

的確，暴風雨的最後餘波，個別的砲聲，還有時從遠處傳送過來。這是紅軍在追擊退却的敵人。的確，在街道上還躺着很多死尸和流蕩着許多沒有主人的馬匹；可以看到

深深的炸坑，砲彈爆裂的痕跡；燒燬的建築發着黑色。

但是清晨是那末安靜，那末沉寂。只有初秋的日子才有這樣透明的清晨，樹枝中間才有這樣眩目的陽光和這樣細小的蛛網。

米恰在一間小板棚附近醒來了。昨天晚上他沒有找到非道西叔叔，疲倦了的他，自己也不知躺在什麼地方，就睡熟了，睡醒以後，他立刻記起昨天的戰鬥，驕傲地笑了。就算他沒有造成任何英勇事跡吧！就算吧！但是他也沒有向任何人表示他是怎樣恐怖。他和所有的人一同跑過廣大的田野，一次也沒有落後過，一步也沒有落後！——跑起來可是很困難，特別是迎面射來機關槍彈像雨一樣向他們撒來時——榴霰彈在頭上爆炸是多末可怕！現在再叫阿列克塞對他取笑吧！叫他說他的年歲還只能燒飯吧！……現在叫他自己燒吧！……

米恰跳起身來擦擦眼。他頭上的天空是多末蔚藍，廣闊啊！白雲像鵝毛一般嵌在天空！

米恰向奔邊跑去。現在頂要緊的，是找到非道西叔叔。大概他還不知道米恰活着吧，沒受傷吧……

忽然有一個熟悉的嗓音叫住他：

「喂，小夥子！」

米恰停住腳步。彼恰一直向他走來，用手把着腰刀。

「是你昨天到波塔博夫大隊中去了嗎？」彼恰皺起眉頭問，米恰覺得很嚴厲。米恰的心忽然冷了，迅速跳了起來。他聲音降低下去，小聲說：「是……」

「走，夏伯陽同志找你！」

二七 糟啦，糟啦！

被嚇壞的米恰走過門洞中的哨崗面前時，忽然聞到一陣烤麵包的香味，又聽到喧鬧的談話聲。

「夏伯陽一定第一個先槍斃他；爲什麼沒有命令敢離開非道西跑到隊伍中來？啊呀！一定要槍斃！……」

彼恰用腳踢開門，門後聽到有人聲，米恰跨進門限。

小屋內擠滿了人和烟草的雲霧。窗子附近的角落裏，有個紅軍的通訊員在裝設電話。

靠牆的一張桌子上堆着許多文件，地圓，有一架打字機正在大聲地噼噼啪啪響，夏伯陽站在那裏讀一張文件。

桌子中間蓋着一塊桌布，桌布上面有一隻巨大的可以裝兩桶水的銅自沸壺，吱吱叫着和冒熱氣。

米恰進來向時候，人們都沉默下去了，都向他這方面望過來。夏伯陽迅速地把眼睛從下向上地看了他一眼，從桌上拿起另外一張文件。

「現在是報告，可以喝茶啦！」他說完，開始高聲地和緩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出來：「爲報告事，奧爾洛甫加和列文加附近的戰事，已經因敵人的全部潰滅而結束。四個狙擊聯隊和蘇洛夫同志的騎兵聯隊都參加作戰。敵人遺棄尸體達一千具……多少輛車？」他向坐在桌子旁邊的參謀長。「數過嗎？」

「數過啦，二百五十輛！」那人迅速回答。

「二百五十輛？那末打下去：一擄獲裝有武器彈藥的車輛二百五十，機關槍十挺……」可是來復槍數過嗎？」

「哪兒能一下子就都數清啊！它們足有好幾千……還來不及啊！」

「好吧，確實數目我們以後再補充，現在先寫上：一敵人損失步槍數千枝。一這樣好啦。一在這次戰爭中庫爾察科夫隊長受重傷，儒爾金隊長殉難。戰爭結束後，敵人已逃往布雷科甫加村方面……」拿給我簽字……」

夏伯陽讀着的時候，曾經把眼光向癡呆在門旁的米恰望了好幾次。米恰每一次遇到這個迅疾的不羈動的日光時，他的內部就難過和爆炸了。一糟啦，糟啦……」他的頭內

發出這樣的反響。他不由自主地向門後退去，想要藏到什麼地方去。

二八 小夏伯陽

「你跑到哪兒去，你想乘機從房子中逃出去嗎，小兵？」夏伯陽笑着說，一面奔放在打好的報告上簽着字，一面轉向米恰。「你像雄雞一樣向白軍撲去，想要逃開自己人嗎？……你是爲什麼沒有命令就離開輜重隊啦？啊？」

米恰臉紅了，又向門退去。但是夏伯陽的樣子一點也不生氣。他摸着鬍子，笑了。「夏伯陽同志，我討厭燒飯啦！」米恰忽然說。

屋內起了一陣友愛的笑聲。夏伯陽也和所有的人們一同笑了。

「真是看你不出！」他從頭到腳，注意地望了米恰一下，說：「看樣子你也說不出……好孩子！我贊成你！你長大起來，一定是個好戰士。你會爲自己的祖國勇敢作戰的。」

這回米恰可胆壯起來了。

「我現在也很勇敢啦！」他又大聲說，捋捋腦袋，加上一句：「一個真正的夏伯陽的勇士！」

人們又都笑了。波塔博夫隊長（他本來就在這兒的）又是玩笑，又是認真地說：

「等你長大起來，我們看看吧……也許很對，你會變成一個真正的夏伯陽的勇士……但是現在你還是……小夏伯陽呢！」

「你們要強迫我燒飯，一定會成功！」米恰認真地回答。

「噢，那末請坐吧，小夏伯陽，來和我們一道吃茶！」夏伯陽已經很愛撫地笑了。
「哪，拿一塊好點心，紅的……你看，烤得多末好！」把一個裝着點心的盤子給米恰看。

儘頂上，有一塊粉紅脊脊的點心，像一隻被太陽烤過的小豬一樣躺在那裏。

二九 米恰得到一匹戰馬

從這一天起，人們就都管米恰叫小夏伯陽了。

夏伯陽同志命令把他安插到波塔博夫聯隊的馬隊中去。恰好阿列克塞就在那裏。夏伯陽同志還命令給米恰一匹戰馬，鞍轡和其他的東西，凡是一個真正的戰士應當有的東西，都給他了。

波塔博夫隊長和米恰一同去挑馬。

「你看見那匹柔毛馬嗎？」波塔博夫指着一匹矮身量，生着柔軟的鬃毛，一條長尾巴，腿上好像穿着皮靴子的小馬說。「你要牠嗎？牠身量太小啦，誰也不能騎牠。在尺寸上說來，給你正好。」

米恰高興得氣都透不過來了，腮巴浮上了一層滾熱的紅暈。他預備就在這兒跳過籬笆，向馬奔去，拍一拍，撫摸一下自己的出色的戰馬。但是抑制了下來，深深出了一口氣，努力正經地說：

「會排隊嗎？」

波塔博夫隊長斜眼望了米恰一眼，不在意地笑了。但是很認真地回答：

「誰知道牠呢！是從白軍手中打下來的一匹小馬……照理說應當會排隊啊！你不要疑惑，這是一匹好馬！鞍轡和一切東西你可以向軍需處領。」

米恰點了一下頭。

「牠叫什麼名字？」他忽然想起來。

「你想叫牠什麼，就叫什麼吧。」

小馬是純粹淡黃毛色，額上有一塊白斑。米恰稍微想了想，立刻決定說：

「我叫牠淡黃毛。」

三十 米恰辭別菲道西叔叔

這天晚上，米恰尋到了菲道西叔叔。水池子旁邊，一棵大傘一樣的赤楊樹下面，他看見了熟悉的裝着鍋子的兩輪車，嚼着草的老馬，和車子附近的伙夫的彎下去的身形。米恰的心快活得不得了，就像久別以後，又回到家裏那樣舒服。

「菲道西叔叔！」他喊着，向車跑去。

菲道西高興極了，起初就像噁吧一樣，說話都要顫起來。他用自己的獨臂捉住小孩子，緊緊地把他貼在自己身上，只有沉重呼吸的份兒。

後來他悄悄說：

「沒有傷，沒有傷，一點也沒有傷……」又笑了。

米恰簡直不明白為什麼老頭子這末高興，他想現在講到馬隊的話可真難了。如果菲道西叔叔向他發氣喊叫，或甚至（最好這樣做）一下又一下地向他後腦海上敲，那就容易了。

但是菲道西只是呼嚕着，搖搖頭，用訴怨的嗓音說：

「哎呀，米恰，米恰！你不可憐我這老頭子嗎？哪兒沒有找到你呀！我簡直昏了，

以為一定被殺死了……如果我曾經用話警告過，或說過半句話……」

「莫非誤事了嗎？」米恰嘆一口氣說。

「我做好啦！」忽然老頭子生氣來，全身都抖起來。「用一隻手來做事，多末
 煩！……不然可不誤事……」

「你看！」米恰說完，又嘆一口氣。

越來越難講到關於馬隊的事了。怎麼辦？

這一次，米恰把早春時光和孩子們一同跑到伏爾加河岸洗澡時所做的樣子拿了出來：他向口中吸滿空氣，甚至眼睛都睜起來，彷彿把頭扎進了冰凍的春水中去，一口氣說出：

「你自己另找一個幫手吧！夏伯陽同志因為我勇敢，已經把我派到馬隊中去了，給我一匹馬，一副鞍轡，還有點心……」

米恰說完這話，現在已經輕鬆了，出了一口氣，望着菲道西。老頭子的樣子很不幸和驚慌失措。

結果事情總算完了，因為再沒有好辦法了。菲道西叔叔也沒有吵嚷，因為夏伯陽的名字對他影響很大。隊長自己派定了，這還能有什麼話說！他只要要求趕快把事情的一切詳細情形講一遍。

他們並排坐在車轅上，米恰很開心地講一次，再講一次，講第三次……

每一次他的講述都比上次長，還加了許多不平凡的詳細情況。

菲道西一直很滿意地聽完這三次講述。他還要聽第四次，但是天色已經黑了，孩子應當出發赴新的任務了。

離別的時候到了。起初菲道西強迫米恰吃兩盤菜湯。米恰很恭敬地吃得一滴也不剩，不願在這最後一次使老頭子感到苦痛……

後來菲道西開始給米恰收拾裝東西的口袋。大概他塞進口袋半個麵包和一大塊燻的肥肉，可以讓人想到，米恰是要出發到百里以外去，並不是到村莊那一端去的。此外，菲道西還向口袋放進一條完全新的，繡着一隻花雄雞的毛巾。米恰很喜歡這隻雄雞。當把毛巾放進口袋去時，他學雄雞叫了。

然後要分手了。菲道西吻了米恰三次。

「不要忘掉老頭子，走吧！」他說完，訴怨地鼻子酸了。

「好吧！」米恰說完，鼻子也發酸了。

後來米恰走了，菲道西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等到這小小的迅速的身形消逝到黑暗中去。

最初，米恰時常去看老伙夫。但是不久以後，馬隊被調到另外的村莊去，米恰再不能跑去看老頭子了。又過了些時候，老頭子得了很重的病。據說，他病後兩腿無力，再不能做軍隊的工作，已經回到自己村中去療養了。

三二 向烏拉爾戰線出發

一九一九年四月底，白色的哥薩克們又恢復進攻了。利用把最優秀的最有戰鬥力的紅軍調去和高爾察克（註）作戰的機會，白色哥薩克軍在託爾斯陶夫將軍指揮下向烏拉爾斯克城進攻了。從各方面把它包圍了起來。烏拉爾斯克被包圍了將近兩月。三面被河流——烏拉爾河，迭爾枯爾河，茶干河圍繞着的城市成了不能接近的堡壘，想要佔領它是辦不到的。

但是和軍隊失去聯絡的烏拉爾守軍很快地幾乎把全部的彈藥都消耗完了。給養到了斷絕的時候。到第二個月末尾情況變得幾乎沒有希望了。敵人的封鎖圈越來越緊。但是烏拉爾人們始終是英雄地和堅強地保衛着城市。

這些困難的日子中，曾由莫斯科的列寧同志那裏向烏拉爾斯克發過電報，這電報提高了被包圍的人們的精神和活潑。

「火急，」——電報上這樣批着，這是發給南戰場的指揮官福龍芝同志的。

這個有名的電報火速由莫斯科的列寧同志那兒發了出來，它的内容這樣寫着：

「致福龍芝司令：

請把我熱烈的敬禮，轉給保衛烏拉爾斯克五十餘日的烏拉爾的英勇同志，請不要

頹喪，再支持幾個星期，保衛烏拉爾斯克的英雄事業，一定有很大的成就。

列寧

在同時，軍司令官福龍芝同志也發下了把夏伯陽指揮下的第二十五師團開拔到烏拉爾前綫，前往解救烏拉爾斯克的命令。

(註)是內戰時代的一個叛軍領袖。

三二一 中隊長陶梅林

向烏拉爾前綫出發以前，夏伯陽師團開始補充了。添進許多新的戰士，阿列克塞和小夏伯陽米恰所在的馬隊中也添了很多人。馬是很充足的：足夠所有新騎兵們的用途。但是馬鞍子很少。馬鞍子的數量不夠，因此尼基塔·陶梅林中隊長發愁武裝新戰士的事情了。

但是夏伯陽同志又有嚴厲的命令：三天之後，全師團一定要武裝齊備，向烏拉爾前綫出發。陶梅林中隊長想盡了種種方法去弄給新補充來的人們用的馬鞍。最後，一切方法都弄盡了。

於是中隊長下令把米恰和另外一些，他決定不帶到烏拉爾方面出征的戰士們召喚

來。

米恰第一個先來了。

「你有什麼命令，隊長同志？」他很熟練地行過禮問。

中隊長向小夏伯陽望着，皺着眉，嚴厲地問：

「你的馬鞍子怎樣？……很好嗎？」

「很好，隊長同志！」米恰驕傲地說。「和新的不一樣，一點擦傷也沒有！」

「那很好！趕快把它交到輻重隊……給新補充的人們用！」中隊長簡短的命令。

米恰簡直被這意外弄得發昏了。

「隊長同志……陶梅林同志！」小夏伯陽張惶失措地嘟囔着。「我不明白你的意

思……你再說一遍……」

「有什麼不明白？」陶梅林生氣地說。「要你把馬鞍子交到輻重隊中，給新補充的

人用，這就是全部意思。」

米恰這可全身發火了，已不記得自己了，苦惱地喊道：

「我怎麼辦呢？我不要馬鞍子嗎，怎的？」

「啞啞，」中隊長威嚇地看着他，「沒有話說！要你馬上把馬鞍子交出去……」

你沒有馬鞍子也可以！烏拉爾戰線上沒有你能做的事……用不到把玩具送到那裏去

玩！……」

三三三 不行，決不屈服！

瘋狂失措的和內心深深被侮辱的米恰從阿梅林隊長處跑了出來。他自己面前什麼也看不見，向他們駐紮的房子地方跑去，那兒有大聲的談話聲。

大概，已不承認他是個戰士了吧？大概，他在師團中算是最胆怯的人吧？怎麼能把一個老夏伯陽的戰士（就算不是夏伯陽的戰士，算是小夏伯陽好啦）的馬鞍子拿去給新的人們？莫非他沒有準備和人們一同去和敵人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嗎？莫非他曾經害怕為保衛祖國犧牲性命嗎？莫非他害怕冒槍林彈雨去救自己的隊長嗎？

他是非常苦惱氣憤……米恰從來沒有覺得自己這樣不幸過。彷彿有人給了他不當的處罰。甚至還要壞……實在壞？

被隊長的命令壓迫着的他走到馬身旁去。牠們都站在這兒……他的柔毛馬，邁希加的栗色馬，還有許多許多……鞍子都掛在那兒……這是他的……差不多和新的一樣，暗栗色……

米恰小心地用手撫摸着馬鞍子，小心得好像它是很脆的東西一樣，摘下它來，忽然全身燃燒起來，高聲地，向全馬棚喊道：

「我決不屈服！不行，決不屈服！」

三四 阿列克塞不同意

「你竅什麼？」他聽見阿列克塞的嗓音在自己身旁。「你這是和誰打仗？」

「不是，逸希加，你明白……」

全身發火的米恰把自己和隊長的話，以及隊長命令立刻把馬鞍子交出，給新補充的人用的事請了一遍。

「不行，你明白……大概，他沒把我算做一個戰士……逸希加，莫非我是胆怯的人，莫非我害怕嗎？……不行，決不屈服！我有權利不交出！寧可死在戰場上，叫他們把馬鞍子搶去……我決不交出！」

阿列克塞第一次看見小夏伯陽這種樣子。看來是個兇小夥子。一定可以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名譽。雖然阿列克塞對陶梅林的舉動的不安也並不比米恰少，他却努力平靜下來說：

「聽啊，米恰！老弟，你說的可不是事！怎麼能叫人看見，我們紅軍中會有人不聽隊長的命令呢？夏伯陽如果聽得，毫不客氣就要槍斃的。」

說：

米恰的腦海中忽然閃出一個很好的思想。他迅速把馬鞍掛回原處，快活地閃着眼睛

「好！我不自己任性……我去找夏伯陽，對他講講。他怎樣命令，我就怎麼辦！」

米恰也不等候回答，從馬棚中跳出來，向夏伯陽的司令部奔去了。

三五 不許進去！

小夏伯陽一氣飛奔到司令部的台塔前。

「我要看夏伯陽！」他說完就向大門走去。

但是哨兵用來復槍攔住了去路，嚴厲地截住說：

「不許進去……師團長同志正在考慮戰鬥計劃！」

現在怎麼辦？米恰躊躇不決地站着。沒有談話走掉也不成，進去又不成，怎麼辦？

「我要要緊話……」米恰又開始說，但是哨兵毫不客氣。

「去，去……這兒沒有你的什麼事可做！……夏伯陽如果和每個人都談話，時間可

不……」

沒有辦法啦，只好回去吧。當他已經開始從台塔上向下走時，一個快活的嗓音把他

喊住了：

「嘎哈，小夏伯陽！來串門子嗎？」

彼恰碰響着腰刀，一直向司令部走來。

米恰還沒來得及張口，把為什麼他想要見夏伯陽的事講講，彼恰已經輕輕地把他推向前去，一直推進屋去。

「走吧，走吧，夏伯陽剛才還想念你哩！」

米恰高高地抬起頭，走過哨兵的面前，不能抑制地，把舌尖向他伸了伸。

三六 夏伯陽的手諭

夏伯陽同志正背向門站着。靠窗的一張大桌子上攤開一張地圖。微綠的清晨的斜陽光從樹頂透過窗子，匆忙地在他的手上桌子上奔跑，在兩腳規的足上跳動和閃灼。

米恰和彼恰走進時，夏伯陽正在地圖邊上寫什麼，輕輕地哼着歌。他聽見腳步聲，轉回頭來。起初皺了皺眉，等到一看出是小夏伯陽，忽然友愛地微笑了：

「啊啊，米恰！好啊。好久不見啦！」

「您好，夏伯陽同志！」米恰很正經地說。

「生活怎樣？」

「生活還好……沒有什麼不好。」

「噢，生活既然很好，為什麼這末生氣呀？」

「我找您有點事，夏伯陽同志！」米恰說着皺起眉毛。「很要緊！」

夏伯陽把鉛筆和兩脚規拋到桌上，向木凳上坐去，拉住小孩子的手向自己身旁拖來。

「你說有事情嗎？」他只用眼睛笑着問。「多末要緊？噢，那末你說吧！——坐下！」

「沒關係，我站着吧。」米恰說完，眉頭皺得更緊了。他不知道應當怎樣開始談話。現在和夏伯陽臉對臉了，他却覺得關於馬鞍子的事已經不那末重要了。

「噢，為什麼不作聲？如果有事情來的，說呀。」

米恰忽然記起了自己不久以前和中隊長的全部談話，火熱的憤怒又籠罩上他；他衝動着，揮着握緊的拳頭，用響亮的調子說：

「好，你判斷一下吧。夏伯陽同志，莫非這能算公道嗎？」米恰十分努力，一點什麼也不遺漏，非常詳盡地講完了關於馬鞍子的事。

夏伯陽一聲不響地聽着。他略微從下向上地望着米恰，用手擋着柔毛鬍子。米恰講完以後，夏伯陽一聲不響地站起來，把桌上的一張紙撕了一片下來，把鉛筆用力擦上

去，寫了幾個字。

「交給中隊長。」他說完，把摺好的手諭遞給米恰。「他們不會再拿你的馬鞍子啦！」他沉默一下，愛撫地摸着米恰的亂髮，加上說：「你會長成一個好漢子的！成一個真正的人！……這是非常需要……噫，現在去吧！我要做事了……如果需要什麼東西，不必通告別人，儘管來吧。」

小夏伯陽像一陣旋風跑過街道，向陶梅林隊長所在的小屋子奔去。路上，米恰望見阿列克塞，把拿着手諭的手舉起來，搖擺着，響亮地，快活地喊道：

「他們不會拿去啦！不會拿去啦！——給我一張字——夏伯陽同志！」

陶梅林中隊長很嚴厲地迎住米恰。米恰一句廢話也不講地把手諭塞給他，用響亮勝利的嗓音說：

「請讀一讀吧！」

「還能有什麼！」中隊長生氣地回答，但是把手諭打開，看見簽字以後，立刻不響了。

手諭內這樣寫着：

「茲命令中隊長陶梅林，不得強拿馬鞍，以後也不可這樣做。夏伯陽。」

三七 行軍

六月的末日，黎明時光，夏伯陽的戰士們已經乘貨車從烏發到了包加塔亞站，立刻開始下車。把東西向外拋，沿着咯咯吱吱響的跳板，把馬匹牽下來，搬下機關槍來，從做棚車上把大砲運下。經過很短的時間，兵車已經空了，安靜了，準備出發的戰士們已經排好了隊伍。

從包加塔亞站到烏拉爾斯克的二百俄里路，要用強行軍的方式，一直穿過沙漠才能達到，白晝的休息也要很短很短的。

靠站台，車站房舍的附近，還可以聽到奔忙的互喚聲，喧鬧聲，不能忍耐的馬嘶，個別的口令聲，但是前面的隊伍已踏上廣大的烏拉爾河沿岸的沙漠了。

陶梅林的第三中隊在儘前面，更頭前是騎哨。小夏伯陽騎在馬上搖擺，在第一排中的阿列克塞的附近走着。米恰的柔毛馬和阿列克塞的栗色走馬緊挨着走。

遠處，眼睛能達到的地方，平坦的，被太陽晒黃的沙漠伸展開去。前面沒有人，也沒有房子，只有鷹們高高地在天空打旋。

三八 哪兒來的焦臭味？

這是行軍中第三天發生的事情。風從南方吹來。略微有些聲響，稍稍能感覺到的，火熱的，有香氣的風吹過去，它帶來了煙氣的苦味。

小夏伯陽伸出鼻子，皺起眉來。煙味立刻使他記起幾乎已經忘掉的和父親在巴拉科夫城所過的生活。

冬天過去以後，他們照例要把小院子打掃一下，把垃圾掃成堆。垃圾堆燃燒起來，米恰自然是曾經幹過這樣的事的。

他很喜歡看黃色的火舌，差不多是透明的，舐着乾草，忽然升起一陣熱氣，從垃圾堆中間騰起一陣濃灰色的煙。

但是這兒是在沙漠上，沙漠上哪兒來的煙？

米恰又伸出一大鼻子，勒住馬，想要好好地聞一下。——是啊，有焦臭味！的確和春天時，他和父親燃燒舊年的乾草時的氣味一樣。

米恰立刻喊了阿列克塞一聲。那人正把頭垂到馬頭上乘着走。焦渴把他和所有的戰士們弄得非常難過。哥薩克們退却時，把沙漠上的和各部落中的井都用土塞住了，或者

把死尸填進去了。有時他們還把毒物投在水中。要從幾十公里以外，遠方的鐵道線上弄水來。從很深的冰窖內汲出來。水很涼很好吃，彷彿從高山的雪峯上弄下來的。但是每個人得到的是那末少，只能吞幾口，在這以後越法苦惱地感到要喝水了。

「這希加！」小夏伯陽說：「你聞到嗎？你聞聞……用鼻子聞聞！」

米恰皺起被太陽晒脫皮的鼻子，響亮地聞嗅起來。

「應當聞一聞，這希加！你聞見嗎？哪兒來的烟？」

阿列克塞立刻把鼻子迎住風，也像米恰一樣響亮地聞嗅起來，吸進一口氣，又呼出一口氣。

「真的——有焦臭味！」他失措地和狐疑地說，又把鼻孔張大，用鼻子呼吸了一

次。

「啊啊，啊啊！我一聞到，我就想，我告訴這希加……我想，他要說……」

但是阿列克塞什麼話也沒說。他皺起眉來，緊緊地把自己的栗色馬夾了一下，馬跳了起來，在原處轉了幾轉。

「你去報告隊長嗎？」米恰猜度的喊。

阿列克塞點了一下頭。

但是沒能報告隊長。阿列克塞還沒來得及跑到，已經接到命令，離開馬隊，向東南方馳去，確定一下焦臭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三九 夏伯陽要說話了

太陽落山以後，被烟燻黑的，被焦臭燻壞的，臉被烤焦的和生了一層膿泡的巡邏兵回來了。甚至連馬尾馬鬃都被火燎過了。

他們回來以後，夏伯陽立刻命令師團停下休息，並且宣佈他要對戰士們講話。

夏伯陽爲了使頂遠方的戰士都能看見，特意坐在一輛運輸汽車上，他一出現，一陣輕微的人聲順隊伍滾動了。米恰用什麼法子可以跑到第一排去，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用盡力量用肘、腳、頭來活動，像蛇一樣蜿蜒，像牽牛花一樣盤旋，向緊緊地站着的戰士們中間的窄縫裏鑽，他爬啊，爬啊。當他已經簡直沒有力量，只好不動了，而且亂髮已經披散到臉上時，他忽然覺得自己四周已經很空曠了，環顧一下，看見一隻巨大的，罩滿泥土的車輪子，套的橡皮殼。他正好到了那輛運輸車的前面，夏伯陽同志就站在那上面。

當愉快和歡欣的響亮的呼叫聲滾動時，米恰已經由於快活忘記了自己，和人們一同喊起來：

「夏伯陽同志萬歲！萬歲！」

四十 列寧同志萬歲

「同志們！」夏伯陽用響亮的金屬的嗓音開始說，這句話直送到遠方的四周去，壓迫着歡快的叫聲低下去。「同志們！我們的司令長官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支·福龍芝同志，派我們來解救烏拉爾斯克，打破白色哥薩克兵的封鎖。——我們同你們已經宣誓要解烏拉爾斯克的圍！福龍芝同志相信我們的誓言，已經和我們一同向列寧同志和向我們整個的革命的祖國宣誓，烏拉爾斯克一定會解圍的。——現在我們就是在往烏拉爾斯克去的道路上……」

又是呼叫，看來沒有完結了。來復槍在頭頂上振動，閃閃發光的腰刀搖擺，飾着紅星的帽子拋到人羣上去，戰士們雖然很疲憊，但是用沙喉喘喊出了熱情的話。

「同志們！哥薩克對我們沒有辦法。……他們不願和我們作光榮的以及公開的戰爭。他們像胆怯的兔子一樣，躲開我們跑。但是他們也不願放棄烏拉爾斯克……他們隨處困擾我們。他們燒燬部落和村莊。他們趕走人們的牲畜，他們把井填沒；他們放毒藥到井裏去……但是我們不管他們這一切匪類的行動，我們向前進……現在這些資本主義的毒蛇們想要幹什麼？他們佔領了沙漠，又放起火來。看來，他們以為水雖然沒有阻住

我們，火總會停止我們吧？但是他們想錯了，這些白色的無賴們……戰士同志們！我在你們前面，第一個闖進火裏去……是很難的，嚟，多末難！但是我們要表現出我們中間沒有胆法的人……我們要表現出，我們並沒白向列寧同志和福龍芝同志宣誓解救烏拉爾斯克的包圍。我們要表現出，紅色戰士們從來不退却！水也好，火也好，幾千挺機關槍也好……什麼東西也不能驅使我們回轉去……萬歲，同志們！祝禱全世界的領袖列寧同志健康！慶賀世界革命！祝禱我們的英勇的司令官福龍芝同志健康！萬歲！……」

四一 小夏伯陽，回去吧！

夏伯陽的戰士們在濃厚的烟霧中，向南方的烏拉爾斯克移動。沉重的烟雲高張在沙漠的上空。太陽被遮得看不見了。但是看不見的太陽依舊蒸晒，燃燒，窒息，和煎煎的火焰一同炙烤着。

沒有法子呼吸。不能看。令人窒息的烟霧侵入肺部，鑽進眼睛，侵蝕喉嚨和口。戰士們的樣子非常可怕。幾乎全部被太陽和火炙的熱度把臉和手上的皮膚都蒸晒得起了水泡。

小夏伯陽走這樣的路比別人更困難。他不斷地打噴嚏和咳嗽。他的眼睛腫了，流眼

淚，整個的面部都被烤焦了。

「小夏伯陽，回去吧！」阿列克塞不止一次地對他說。「這種行軍你可吃不消。」但是米恰率直地搖搖頭，對朋友回答：

「你們怎樣，我也怎樣！你們不是都能走嗎？」

「怪物！我們怎麼能不走！我們是夏伯陽的戰士啊！夏伯陽的戰士從來不退却。」
 「我是小夏伯陽！」米恰閃着眼睛，驕傲地回答，雖然眼淚已經不由自主地順他的腮巴流下來。

四二 衝過烟和火

米恰看到夏伯陽同志兩次。一次是師團長向軍隊的後方飛馳過去，看來好像是到輜重隊去。他臉上充滿開心和疲倦。有幾個騎馬的人跟在他後面。頂親近的傳令兵——白牙齒的，快活的彼恰比別人都離得近，差不多算緊挨上了。

快活的小夏伯陽用眼睛望着夏伯陽的身形，忽然奇怪地注意到，師團長的亮紅色的鬍子發黑色了，又是褐色，簡直變成了另外一種顏色。

「爲什麼夏伯陽把鬍子染了色？」他迅速地問阿列克塞，遮掩不住自己的狐疑。

真有趣！」

自然，阿列克塞聽不懂。

「染什麼？」他疑惑地問。

「鬍子啊！你沒有看到嗎？從前是什麼顏色？紅的嗎？現在成什麼顏色？」

阿列克塞笑得轉了起來。他笑着說：

「好，你生來就是黑毛的，灰烟落在你身上一定看不出。我雖然是白頭髮，但是還沒長出鬍子來……至於夏伯陽留着那樣的鬍子，在前面的烟霧裏走。所以就變顏色啦。明白嗎？」

另一次，是夏伯陽從後方的隊伍中向前面跑去。又是離米恰不遠。他在這兒第一次在向烏拉爾方面的進軍中遇到小夏伯陽。他望見他，立刻勒住馬，沉默地和他並排走起來。

「米恰？」他不很確定地問。「是你嗎？」

米恰驕傲得臉紅了：夏伯陽同志認出他來，當着許多人面前和他講話啦！他聳了一下肩，很堅定地回答：

「不然是誰呢？……」

「這是怎麼會把你烤成這樣子……看着真可怕！」夏伯陽輕輕搖了一下頭。「你如果滾土點油……也許會好一點。」

米恰這時簡直勇敢起來了。

「夏伯陽，您的樣子也不好看……連鬍子都黑啦。我剛才還說：「遠希加，我們的

夏伯陽可不是把鬍子染了染嗎？」

夏伯陽笑了。沒有什麼話可回答。夾了一下馬，又向前跑去，頭前的工兵中隊們正在那兒衝過火和烟移動着。他們努力用鐵鏈阻住火路。現在風已經把烟刮向南去了，進軍的夏伯陽師團也是向這個方向進發的。

四三 夜間的休息

這是最後一次休息。到烏拉爾斯克的路只剩一程了。烟和火也完了。但是最前哨的敵人，現在已經忽而這兒，忽而那兒地出現了，他們努力用猝然的襲擊來阻攔，停止，隔絕夏伯陽師團的行動。

波塔博夫隊長的一旅團人，接到從左翼附近城去的命令；這一旅團人在行軍的最後一天比別人多走了一倍路，路上會施行數次馬隊衝鋒。

接到命令的時候已經黑夜了，疲倦的戰士們都躺在地上，連馬鞍子都沒有卸。米恰彷彿被砍倒一樣，倒在自己的淡黃驟的身旁了。他的眼睛立刻閉上了，睫毛緊

緊地粘到一起，他在沉重的疲憊的夢中忘掉了一切。四川的人都很快睡熟了。濃重的，響亮的鼾聲在空中浮蕩。只有巡邏兵，緩緩地在睡着的散兵綫附近徘徊，使這個夜間有點生氣。

四四 哥薩克！

小夏伯陽忽然醒來了。有人用力搖動他的肩膀。

「幹什麼？放手！……我還要睡哩！……」他睡夢地嘟囔着，勉強醒來和睜開眼睛。

阿列克塞的聲音好像離得很遠地傳過來：

「快！快！……哥薩克！」

「哥薩克？」

一霎眼，睡夢一點也沒有了。米恰已經跳了起來。

吱吱吱吱！……尖利的，細微的哨聲……一顆榴彈，非常低地飛過。幾乎是擦着頭

吱吱吱吱！……第二顆。米恰不由自主地顛了身來。

「達希加！」他大聲喊道。但是沒有人回答。

阿列克塞已經不在他身旁了。

趕快上馬！牠們正在嘶嘶叫，向一堆擠。莫非你在這許多馬頭，馬尾，馬背和馬尾中間能尋到自己的馬嗎？

阿列克塞在什麼地方？往哪兒跑？怎麼辦？怎樣也弄不明白。人們都步行向前方跑去。有一部份人一面走，一面開槍，另一部分人向下解手溜彈。

退却嗎？不是！簡短的和迅速的命令聽到了！

「向前衝，孩子們，跟着我！」

這是誰的嗓音？這是陶梅林隊長！大概阿列克塞也在那兒。

米恰從腰中解下一隻手溜彈，迎着陶梅林隊長的聲音跑去。現在他明白應當做什麼了。人們都向一個由東往西展開的不高的山崗上跑去。只聽到足踏聲和人們的斷續的呼吸聲，不時有隊長的口令：

「向前衝，孩子們，跟着我！前進！」

米恰和人們一同向高崗爬去！他腿貼在地上爬，一隻手抓住高深的草。另一隻手擊着手溜彈。

「向前衝，向前衝，跟着我！」隊長又喊了。

現在已經很近。頂要緊的是在敵人來到以前爬到頂上去。

「臥倒，孩子們！」隊長在高崗儘頂上喊。
人們立刻都臥倒在地上，一聲不響了。

四五 衝鋒

騎着很方便。小夏伯陽小心地伸出頭，向前面張望，東方天空的一道細帶溫柔地發綠色。望一望，心發冷了。一大隊排成拉瓦式陣法的馬隊一直向他們奔來了。地面好像活動起來，在馬蹄下面戰抖和震蕩。

「同志們，沉住氣！沒有口令不許開槍！」聽到隊長的嗓音。

哥薩克的拉瓦陣越來越近了。用着瘋狂的速度，哥薩克們在平原上奔馳。馬的嘶叫，馬蹄的踏動……越來越近……現在他們馬上就要跑到了，壓迫上了，接近了，砍殺了……爲什麼隊長不作聲？爲什麼不阻止住這可怕的拉瓦陣？

忽然一聲簡短的口令：

「密擊開火！」

立刻就是一陣密擊……緊跟着二次，三次……

「手榴彈開火！」

米恰跳了起來。他要顯一下身手了。好吧！他用盡力量，把手臂揮開，把自己的一隻白色的可怕的瓶子（註）拋出去。着傢伙吧！……

哥薩克幾乎到身旁了。已看到馬的呾着的牙齒，閃動的刀刃……

「手榴彈開水！」

小夏伯陽又卸下另一隻手榴彈，迎着敵人奔去，請你吃點點心吧！兩個！……

就在這時發生了一種震耳的轟響。土地的碎片飛向空中去，山崗頂上爆烈了一個砲彈。和塵土及石塊混合到一起的滾熱的碎片向各方飛去。也不知是什麼東西落到米恰背上。後來把他旋轉起來，而且拋到一旁去了。他跌到地上，一直向坡下滾去。

他再沒有看見什麼了。他沒有看見哥薩克的拉瓦陣怎樣被拼死的來復槍和機關槍的火力打散了，混亂了，而且很快就停止，忽然迅速向後退去了。

他什麼也看不到和聽不到了。安靜的和一動不動地躺着，自己的小手臂伸開在草地上。

（註）手榴彈。

四六 小夏伯陽在哪兒？

戰爭延長了六點鐘。波塔博夫的旅團抵抗了六小時的哥薩克的衝鋒。直到中午，哥薩克們向烏拉爾斯克的東方退去，這一天再沒有回來。戰事結束了。這時阿列克塞才想起了小夏伯陽。

「米恰在哪兒？小夏伯陽在哪兒？」他衝動地說，擦着汗濕的額部，從深戰壕中跳到土崗外面去，他在那兒已經和機關槍一同蹲了六個鐘點了。

還是在戰鬥的剛一開始，阿列克塞的臀部肘節以上就被打穿了。血的紅色的熱流向外直噴。但是阿列克塞並沒有離開機關槍。他由第二個機關槍手幫助之下，自己趕快把傷裏了裏，用一塊破布片緊緊包在手臂上，浸着血仍留在隊中。

阿列克塞現在已經忘掉自己的傷臂，跑着，驚慌地探問失蹤了的米恰。

但是沒有一個人，實在沒有一個人能告訴他關於小孩子的事。

不論夜間，不論早晨，不論白晝，沒有誰會看到米恰過。

「也許他害怕逃掉了吧？」有人說。「你到後方隊伍中去找找他吧。」

阿列克塞不安了。米恰會逃走嗎？米恰會害怕嗎？不對，這不會有的事。

他向抬着担架床在田野上奔跑救傷兵的救護隊處走去。也許，米恰已經被抬到聯隊醫院去了吧？

「沒有，」救護隊員們回答阿列克塞，「我們沒有收到受傷的小孩子，也沒有看見死小孩子……你自己到應當綁紮一下……」

阿列克塞用手揮了一下，沿着土坡走去，夏伯陽的勇士們就在這土坡後面擊退了馬隊的衝鋒。

他走得很慢。注意地望着每一個洞穴，向每一個土崗展望，用手撥開高草。小夏伯陽是這末小，會小到令人看不見！救護隊們會看不見了。阿列克塞在土崗上，上來下去地找。躺著很多死尸。傷兵已經都由救護隊抬走了。但是小夏伯陽還是哪兒都找不到……

「米恰！」忽然阿列克塞喊了一聲。「米恰，你答應呀！……」

忽然有一個低矮的嗓音，低矮得使阿列克塞感到是草在瑟瑟響。離得非常近，簡直是在旁邊答應了……阿列克塞全身麻木了。君來是吃驚了。

忽然……

「遼希加！」他很清楚地聽到疲弱的聲音。「遼希加，我在這兒……」

阿列克塞向下奔去。他在斜坡上奔了一遍，在一個生著很深的草坑內發現了小孩子。米恰還時微有點生氣地躺著，受傷的背脊緊貼在地面上，張大了暗色的眼睛向他望。

「米恰，我的朋友，同志……你活着哪！你活着哪！……」阿列克塞幾乎高興得哭出來，捉住米恰的臂膀喊。

四七 莫斯科。軍政府。急報

這是保護烏拉爾斯克的最後一次戰爭。以後再沒有發生戰爭。哥薩克們逃走了，衝破了兩個月來的封鎖環。

七月十一日，在新村附近，夏伯陽的勇士們和從解圍了的烏拉爾斯克出來向他們迎來的守城戰士們聯合到一起了。

夏伯陽的勇士們在響亮的樂隊伴奏下進了城市。所有的街道上都點綴着紅旗。人民的堆羣歡迎着救命人。

帽子和鮮花向上飛。太陽照耀得紅色的旗子比沙漠上的罌粟花還要紅得好看。

夏伯陽同志騎在一匹高頭紅馬上在前面走。人們驕傲地和歡快地重述他的名字。幾千隻手把芬芳的鮮花——黃色的、藍色的、橙色的和紅色的，向他拋來。

「慶祝無敵的紅軍！」

「夏伯陽萬歲！」

「英勇的隊長和戰士萬歲！」

就在這一天，軍司令官福龍芝同志接到了關於烏拉爾斯克已解除哥薩克軍包圍的消

息，立刻向莫斯科，打給列寧同志一個急電：

「莫斯科，軍政府，急報」

今天十二點鐘，烏拉爾斯克的封鎖已解除。

我們的軍隊已進城。

軍司令官福龍芝」

四八 醫院中

把米恰安插在一間頂光亮的和有太陽光的病房內了。他躺在病床上，聽見軍樂隊的雄壯聲音和人民的歡呼聲送進了醫院的窗子。

正十二點鐘時，烏拉爾斯克的大廣場上開始舉行閱兵典禮了，夏伯陽同志親自參加了閱兵典禮。

一切聽得很清楚，米恰覺得自己也在廣場上參加閱兵式，彷彿他也騎在自己的柔毛馬上，站在隊伍的行列中。

他閉上眼，一切很清楚，簡直似乎的確想的是真的。夏伯陽同志騎自己的毗着牙的馬上，在隊伍的前面馳騁。黑色的氈外套在他身後飛動。太陽在耀目的銅喇叭上閃爍、發燒和戲弄，他和一切的戰士們，騎着馬，跑過親愛的師團長面前。

當向夏伯陽致敬的戰士們的響亮的和愉快的呼聲從街上傳來時，米恰從枕頭上抬起頭來，他用盡力量喊起來，就像在隊伍中一樣喊道：

「萬歲！」

後來閱兵式完了。病房中立刻安靜下來和寂寞起來了。討厭的蒼蠅立刻嗡嗡叫起來。立刻一切都感到病態和不好了。米恰的脊背痛了。他疲憊地閉上眼，呻吟道：

「喝水……我想……喝水……」

他的病床附近有腳步聲了。也不知是誰的手把一個裝滿水的杯子向他遞過來，也不知是誰的嗓音，很熟悉的和愛撫的嗓音說：

「哪，米恰，喝吧！」

米恰伸過手去，張開眼睛，不由被意外弄得哆嗦了一下。

四九 現在你是一個真的戰士了！

夏伯陽同志在米恰旁邊坐了不很久。米恰覺得似乎已經過了好幾分鐘。

他們談論各種事情。的確，夏伯陽同志是講得很多的，米恰只微笑和點頭。

「等着吧，現在戰爭快要結束了……現在剩不多了……我們快把所有的白軍都趕

跑了。」夏伯陽把頭低低地靠上米恰。

「能起跑嗎？」米恰靜靜地問。

「一定能起跑！不會有另外的情形發生……誰要妨礙我們建設新生活，我們就把他們都趕跑……至於怎樣起跑，你可以學會的。你願意讀書嗎？」

「願意！我想要……勇敢得……和你一樣……」

夏伯陽笑了。

「會成功……你一定會成功！你讀書吧！你不會像我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一樣放豬了。米恰，我是非常想讀書的。想讀書又沒有錢，家裏人只好叫我去放豬。你不會這樣的……你一定會成一個學者……我們都要讀書，——列寧同志這末說過。凡是列寧同志說的話，都是對的，都一定會實現的！」他沉默了下，忽然用一種特別的腔調說：「米恰，你剛才講到勇敢的話啦！小弟弟，你聽着：當你明白為什麼事情可以犧牲自己的性命，當你明白為什麼而鬥爭時，那末那種勇敢就根本不會有人能阻得住你，你就會一直用盡最後的力量。明白嗎？米恰！」

「明白啦！」米恰靜靜地說，他的眼睛閃閃發光了。

夏伯陽在道別的時候緊緊握着米恰的瘦手說：

「明天就把你送到薩拉托夫去啦！」

「為什麼上薩拉托夫？」米恰害怕了。「我不願意到薩拉托夫去！」

「怪物！你怕什麼？薩拉托夫的醫院好一點……會好得快一點。」

「我在這兒也會很快的。」

夏伯陽用手撫摸着米恰的頭。

「哦，你不願到薩拉托夫去，就不要……在這兒趕快好起來……等你好起來時，我要你去當我的傳令兵。」

小夏伯陽臉紅了。

「身材怎麼辦呢？」他自己不很相信地悄悄說。

「不要緊……現在你已經長大，現在你是一個真的戰士了！」

五十 悲痛的消息

米恰始終沒能達到，充任夏伯陽同志的傳令兵的目的。他的傷好得很慢，而且很糟糕：當夏伯陽的軍隊又經過裏海沿岸的沙漠，向古里耶夫城行軍時，米恰一直還躺在醫院中，醫生簡直連他大概什麼時候好，什麼時候可以回到隊中去都不敢說。

過了差不多兩個月。九月到了。太陽晒得很熱。雖然是秋天。却和夏天一樣熱和氣悶。

小夏伯陽好了一點兒了。最後好的日子終於到了：醫生說他已恢復健康，已經很健康了，即使今天出發到前方回到自己隊伍中去也可以了。

米恰像一隻鳥，揮動雙手從診察室中沿樓梯下來，向自己的病房飛奔了去。

「琪摩善克叔叔！琪摩善克叔叔！」他向一個小個子，包着繃帶的，和他隣床的機關槍手說。「琪摩善克叔叔！今天也好，明天也好回隊去啦！……你聽見嗎？今天也好，明天也好……」

但是小個子機關槍手並沒有笑着回答他，也沒拍他肩膀，沒有和他一同歡喜。

小個子機關槍手坐在床上，用手掌遮住眼，連看他都不看。

「琪摩善克叔叔！」米恰立刻低下聲來說，向他的臉上望去。

機關槍手的腮上流着眼淚。他哭了。

「琪摩善克叔叔……您怎麼啦？」

於是米恰聽到了剛由前方傳來的可怕的消息，是從勒彼士琴斯克城傳來的，夏伯陽的軍隊就駐紮在那裏的。

九月五日黎明時光，白色哥薩克們，在黑暗中偷偷包圍了和襲進了荒漠中的城市勒彼士琴斯克，而且消滅了所有的駐軍。

夏伯陽的戰士們爲了保護城池，和野獸化了的敵人直戰到最後一個人，用盡了最後的力量。清晨只賸不多人了，只剩一小隊勇士了。夏伯陽同志就在這殘餘的人中，他已

經受過了。他已用盡了最後的力量。他已經再也不能保衛自己的祖國了。他已經再也不能和敵人打仗了。

忠實的戰士們把他抬到烏拉爾河岸。他們想把夏伯陽渡到對岸去。他們想要救出己的戰鬥的同志和指揮官的性命。

但是哥薩克的槍追上夏伯陽了。夏伯陽便永久隱藏到烏拉爾河的冷水中去了。

彼恰，他的好朋友和傳令兵，留在岸上直到最後一刻。當他看到夏伯陽已死掉時，他便用自己的手槍向敵人連放了六槍，第七槍便射進自己的心上了。

五一 古里耶夫的佔領

米恰在得到夏伯陽殉難的悲痛消息以後，又沉重地病了很久。但是過了幾個星期，終於好了。在還沒有十分恢復原狀的時候，菲道西把他帶回自己的村中去休養。

一月五日，夏伯陽師團佔領了古里耶夫城。從潰敗的敵人手中獲得大批戰利品：十萬枝以上的步槍，幾百挺機關槍，大砲，幾十輛鐵甲汽車和飛機，大宗的槍彈和砲彈，都運到蘇維埃方面來了。

白色哥薩克的殘餘部隊都潰散了：一部分投降作了俘虜，一部分被消滅，另外一部

分跑到國外——普魯士，阿富汗去了。

古里耶夫被佔領以後，土耳其斯坦戰綫的軍司令官福龍芝同志把勝利的消息送給莫斯科克林姆宮的列寧同志去：

「烏拉爾戰綫已經肅清。今天黎明，×軍的馬隊，以三天的功夫突進一百五十俄里，將敵人的最後根據地——古里耶夫到裏海沿岸——佔領。詳情另報。」

五二一 銀腰刀

二月初的一天，有件包裹寄給村中的菲道西。

包裹封得很好，用蘇袋嚴密封着，用結上帶火漆印的繩子緊緊扎着。蘇袋上有用化學鉛筆寫上的紫色大字母，寫着米恰的姓、名和父名。

「打開！」菲道西命令，他自己去到郵局把包裹拿回家來的。

米恰拆開了。

當把粗蘇布的邊沿拆開以後，立刻有一件耀眼的，亮得令人眼睛不能睜開的東西向米恰閃閃發光了。

一把用許多銀物裝飾着的漂亮腰刀放在桌上，是從蘇袋和紙包中解放出來的。和腰

刀在一邊還有一封信，那是遜希加的大字的筆跡寫的：

「米恰，你好！當爲佔領古里耶夫向一切優秀的戰士頌賞時，孩子們都想起你來。想起了你在我們的英雄師團長夏伯陽指揮下的勇敢戰鬥，爲我們的蘇維埃祖國，爲我們的生命。我們中隊的孩子們都一致主張應當按照無敵的夏伯陽師團中的最

賞你。

你健康，米恰，如果我不死掉，一定我們還會見到。現在我們的全師團是向西方發，因爲我們戰綫上的白軍已經全部潰滅了。親愛的朋友，我還想寫點什麼，告已經升任隊長，現在正代替陶梅林帶領中隊，因爲他已經勇敢地在爭奪古里耶夫中隊了。

你的同事老朋友阿列克塞」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二日早七時半譯完